

姓名：林禾津瑜 性别：女 年龄：16 指导教师：薛静榆老师

题目：溯“笋”寻根

自从记事起，我便在墨尔本生活，接受着全球公民教育。

然而，即使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出生在中国的我会更倾向于把墨尔本当做家乡。与此同时，我始终觉得自己与家乡文化之间隔着一堵墙，虽看不见，但却确确实实地存在。

这种明确的感觉是我父母带给我的。

他们担心我听不懂他们老家的乡音，担心我接受不了家乡的节气风俗文化，担心我吃不惯家乡的美食。

因此，在疫情前，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国探亲。

可疫情之后的数年，我无法再踏上那片土地。外婆的声音、外婆的笑容，还有外婆的饭菜，也都不再在我的生活里常驻。

直到年初终于有机会回国，当我外婆下意识用奉化方言，也就是明州小片跟我聊天，我已经不太听得顺，不得不让我爸妈帮忙。

我爸妈显得很失望，可我外婆却并没有在意，反倒笑吟吟地跟我说过，竹子的根很厉害。

她用略带沧桑的嗓音说：“你知道吗？竹子的根并不是向下垂直扎根的，而是

横向生长，能跑很远很远，怎么也不会断。”

这番话勾起我记忆里面的那片青山竹林以及竹林里的美味——鲜笋。

我已经许久没有吃过了。

因为在澳洲，鲜笋可是一种高价的稀罕物。前些年，我才发现亚超冰柜里面居然还卖着冻笋，可那做出来的味道跟记忆截然不同。遗憾就如同一片无尽的渊洋，黑不见底，貌似永远无法磨灭。

或许，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遗憾。

如果给这个情绪一个具体的名字，这或许是一种刻在味觉深处的乡愁。

我也总是特别思念我的外婆。

记得每年回国探亲，只要赶上春季时，外婆就会笑不拢嘴，拍着大腿信誓旦旦地说，一定要给我炖一锅最香的油焖笋。因为春季正是春笋中的“高等货”雷笋破土的季节。

今年，为了让我尝到记忆中苦苦思念的味道，外婆甚至决定带我上山挖笋。那让我印象极深。

老人都说“春笋贵早”。上山挖最鲜嫩的雷笋不仅讲究经验和技巧，也讲究时间。外婆说，只有尚未破土而出的雷笋芽才鲜嫩可口。一旦生长过度，不但口感大打折扣，难以咀嚼，还会略带一丝苦涩。因此，雷笋必须在即将破土之时采摘。人们需要根据土地中的裂缝，以及竹鞭的走向寻找笋苗，是一件考察技巧的活。

那天，天擦亮时，外婆就带着我去她老家附近的雷笋山挖笋。她在前头负责提着沉重的锄头，我在后面负责拿着扎实的麻布袋。山上竹林茂密，些许阳光透过层层竹叶，洒落在泥泞的土地上，如满天繁星，随风起舞。我紧跟着外婆的步

伐，生怕一不小心失足滑倒。

一路上，我看到了一丛丛的野莓树。有些大概与我的膝盖一般高，有些则如由红色果实点缀的绿色的地毯。外婆从矮树上摘了一些鲜红的莓子，伸手递给我。她解释，矮树上的莓子是“阿公公”，口感柔软多汁，口味清爽。可长在地上的，虽外貌相似，但并不可以采摘食用。传闻说，长在地上的莓子是被蛇爬过，被蛇信子舔过的蛇莓。

我半信半疑，将手中的莓子放入口中，不禁感叹其美味。正如外婆所说，莓子酸甜适中，味道似草莓，又似树莓，但却比草莓更清爽，比树莓更甘甜；咬下去时汁水在口中散开，带着淡淡的香气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摘着莓子，边吃边遍地寻找笋苗。

不久，外婆便找到了一处半山腰的“风水宝地”。她指着不远处的一根竹子边，告诉我那里有笋苗。我眯起眼，全神贯注地打量着看似平平无奇的泥地，却依旧什么也看不出。外婆笑了一声，抡起锄头向地面挖去。松软的泥土被轻轻一撬便散开，随着锄头往旁边一拨，一颗饱满的雷笋便露出了头。

外婆用锄头铲断笋苗，扔到我脚边，让我装进麻布袋里。就这样，我们从早晨干到下午，汗流浹背，但收获满满。外婆拎着满袋的雷笋，带我下山。我跟在外婆身后，看着她瘦小的身躯，左手拎着与她一般高的锄头，右手提着沉重的麻袋，却依旧健步如飞，不禁对她多了几分敬佩。

挖笋着实是件体力活，但而焖笋的制作方式也并非轻而易举。外婆说，油焖笋要“焯得准、炒得香、焖得透”，每一步都不得马虎。鲜笋需先剥壳切块，然后焯水去涩，再用油慢慢煸炒至微微上色。油焖笋的调料虽简单，但却格外讲究。生抽，老抽，白糖和味精，用量的多少只能靠着自身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技巧，才

能调出最正宗的味道。加入调味后小火焖煮，最后收汁提香，一道据说无数奉化人儿时的回忆就大功告成。

孔夫子的“不时不食”，不仅是古训，还是通往至味的密语。食物就应该顺应时节来食用。那味道中应季的鲜脆甜爽，即使冷冻技术再发达，也完全没有办法保留的。

这也让我明白“乡味，就是独属于舌尖上的乡愁”。

中国作家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的散文集中写过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。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我想，美食总是记录着人们的回忆，每个人都有似汪曾祺作家那样独属于自己味觉记忆的食物。

于我而言，油焖笋不只是一道奉化美食，更是被琥珀色的酱汁封存的童年，是具体可尝的乡愁。

外婆说，竹子的根能跑很远，怎么也断不了。

我深信不疑。因为我就是那根跑远了的竹鞭。故乡、童年与滋味，早就定在山林的雾气里，外婆的掌心纹路里，奉化这片土地平稳的心跳里，成了我记忆的笋芽。它，在我的生命最深处，早已断不了根。